遂初堂文集

遂初堂文集卷之九

送湯公潛菴巡撫江南序

東吳於古爲揚州之境厥土塗泥厥田下下以其民勤於生事疾耕力作不憚勞苦故田畝日闢戶口日增自唐以來號爲殷富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自明初沒入張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畝至八斗而民始困然其初止輸南京耳永樂中都北京民始有轉輸之煩加耗自倍其初止官田賦重耳民田畝稅不過五升其輕自若也嘉靖中併官民田一切以

三斗起科而民重困然催科猶未急也萬曆初限分數爲考成緩征之法不得行而民愈困然猶止常賦耳天啓以後時有加派復苦額外之征民不堪命以至於亡蓋吳中之民莫樂於元莫困於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雖然當日之民固甚困而猶能相係以生者則以三百年來英君賢相念財賦根本之地時時噢咻其民小有水旱輒除田租捐放積逋動數十萬計而督撫大吏又能浚計曲算行德意於成法之外如周忱之減官田租額劉孜之勸懇積荒王恕之請蠲被水田租朱瑄之奏蠲無徵稅糧李充嗣之大修水利歐陽鐸之

更定征徭法皆能補偏救弊變通爲經是以民得小休不至顛蹶　國家承明積弊之後田賦之重轉輸之勞一如往時加以催科日益急考成日益嚴束作來追呼到門數年逋租併徵一日辦正供而積逋不償輸舊賦而新課不登爲有司者雖有龔黃卓魯之賢鮮不厄於考課遷除之路既絕則取盈襲奏而止貪殘放縱無所不至吳民之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主上仁聖亦嘗軫念東南之民惻然欲除其疾苦而軍興多故未遑沛發德音大吏即賢亦未有如周文襄王端毅之倫憂國如家爲民請命者蓋天之未欲甦吾民

與亦有待而然與今年夏江南巡撫有缺吏部以當遷者名上及九卿廷推皆不得命命學士睢陽湯公持節以往公固當代大賢學醇而德克慨然而用鉅又荷
主上特達之知自密勿重臣出寄心膂與他開府者有異當大有爲之時而處積弊之後改絃更張因時通變以拯吳人於阽危非公將誰望焉誠能以吳中重賦之本末與積困之情形具告於
天子不敢望復宋元及明初故額即如宣德中詔書量減現額十之二三民且欣然慶更生此其上也不然而盡免積年逋租令民專辦本年正額斷不可得之虛數

而去無窮之遺累此其次也不然而緩徵收之期各如夏稅秋糧舊制寬考成之法不必以十分爲率令民得稍休息官得望陞遷又其次也下此則無策焉及公之身而不爲吾民其無望焉耳矣耒嘗以鉛槧從公於史館賦役一事竊究心焉粗悉其顚末今爲公鄙民言其地之疾苦宜無大於此者若夫一鄕一邑之利弊未敢屑屑爲公道也

送汪舟次奉使琉球序

世稱文人類多浮華少實用豈其然哉夫果其爲大雅之材必能通古今識時變措諸事業無施不宜而非然者謭謭拘拘諛聞曲學之士其於文也末矣人臣銜命出疆有安危利害之寄專對不辱命聖人猶難之使之職誠重矣然自古奉使有聲者往往多文雅之士春秋子產季札晏嬰之徒皆閎覽博物長於辭命漢世陸賈嚴助終軍司馬遷相如諸人亦數數奉使至如陳湯立功絕域而傳稱其工爲章奏蘇子卿大節皦然而贈別五言爲千古風詩之祖以是知爲天子使惟文人最宜

也今年春琉球世子來告哀且請襲封往時封琉球常
以給事中行人爲正副使惟
天子以爲遠使海邦宜得才學儁異之臣
詔公卿推擇可者而余同官汪君悔齋選爲正使以行
君文章爾雅妙天下意氣偉然開敏精强習於當世之
故是舉也中外以爲宜故事使海外者特賜一品服將
吏護行威儀節制比開府君不以爲榮琉球去閩萬二
千里浮孤航絕大海有颶濤震撼之虞君不以爲戚惟
是規使事便宜條上部議持不可
天子命公卿廷議卒見施行君之才賢稍稍見於當世

矣其能仲
主威尊國體不辱命以往返又可知也余惟詞林號爲
清班不涉吏事雖有奇才異器難自表見明三百年來
多有積資養望至高官而傳無可書之事者余嘗恨之
又況吾曹起田間列禁近荷國恩至渥重如其優遊食
祿旅進旅退而已天下後世謂吾黨何如人今君倚身
慷慨從不測之福爲國任事與棲遲偃仰者異矣因以
發抒其才華展布其智畧揚名殊域垂輝史書於以見
館閣之多材文人學士之果足爲世用不亦休乎於其
別也同人多贈詩以寵其行而余序之如此

送田綸霞水部督學江南序

今天下通一經及孔孟之書疏其義合於傳注者籍學宮意至善也其流爲帖括之學使人固陋而不閑空疎而無具昔之人有憂之於是精選天下大雅宏達之儒爲督學使者以救其弊稍之而代李獻吉於江左何仲默李于鱗於關中王道思於山左陝約之於中州宗子相於閩之數人者皆將貫穿羣言牢籠百氏與古之立言者爲徒雖復古未知何如其於救帖括之陋有餘矣天下非乏聰明才智之士也羣經歷代之史諸子百家之言具在非功令之所禁也而今之士子保殘守巳

舍當讀之書一切不讀而讀場屋課試之文當學之學一切不學而學帖括之學父以此勉其子師以此勸其弟有不出於此者羣相非笑之士之陋至於斯極矣則非爲士者之過也曰學使者爲則非學使者之過也曰選舉之道未善爲天下雖潔自好者十不得一精於衡鑒能知人得士者百不得一通人大儒名世之作者千不得一令也令諸曹郎官積日累勞以次出補擬其選者或不當行當行者或非天下之選夫衎非天下之選則其始之得之也以是其取於人也亦以是迎衰救弊之事尚何賴焉今

天子加意作人首重學臣之選於江南有缺特命大臣
推擇可者廷議得三人
天子加遴選焉陛見者再卒命工部郎德州田君以行
君爲人廉潔無私愛士若渴與儀論文若辨白黑其學
無所不闚工爲詩古文辭瀠洄峻潔卓然成一家言駸
駸乎追獻吉仲默之流與之並驅而方駕也君之爲督
學所謂曠百世而相遇者也其能精白一心不撓於勢
不牽於情登明選公拔單寒獎才俊可知矣而愁以爲
時文俗學之陋破壞天下之人材百年於茲矯而振之
必自學使者始學使者必自江南始剖空董正師儒申

明條約汰除坊刻之文禁絕勦襲熟爛之體經之以經
緯之以史驅天下而為通經學古明體達用之士世道
其有賴乎非君其孰能為之余於君有知己之感君之
為江南於其行也有不舍然者竊附贈處之義以立言

送勞書升前輩叅藩貴州序

貴州於諸藩最後開設其地在萬山中蠻獠之所窟宅去京師八九千里最遠而瘠官吏多不樂往頃淪於寇者七年今乃漸次廓清復設方面官隨大軍以進在師旅驛騷之間人情尤憚行石門勞先生督學山東還報命補官得貴州叅議人以爲不堪先生無不自得之色畢亊就道慷慨以行來聞而壯之夫君子之仕於人國豈將便其身圖而已必求有立於斯世且誰非臣子不就易而辭難不居安而避險分義當然彼計地美惡視形勢便否一沾沾以喜一戚戚以悲者皆爲身謀不

顧國家者也每讀史至王尊行邛崍九折之阪叱御速驅之馬援垂老自請征蠻炎蒸瘴癘中意氣不少衰減未嘗不歎豪傑之士有志於功名者蓋如此先生少登禁近歷歷著聲拔士齊魯大臣薦其公廉未得內擢出在遠藩獨無幾微介意方銳精持籌就盤錯之地以自試志節豈必減古人哉夫黔者滇所倚爲門戶得黔則滇不可守故賊悉力拒險以延旦夕之命昔人謂兵無他奇道難以成功竊意牂牁夜郎之間谿山盤錯數千里豈無奇徑可束馬懸車者而土司酋長最能得賊中情僞誠以威信招來能得其心必有願爲國家出死力

以破賊者君欲佐
天子速定西南立功名自表見或者其留意於斯乎若
夫飛芻輓粟之事無足為君道者矣

送周求卓知滎陽序

滎陽成皋天下用武之區也自春秋晉鄭及兩漢劉項曹袁之徒皆嘗百戰死守以爭尺寸之地至今號爲巖險余嘗出鞏洛踰汜水抵滎陽縣所謂虎牢關者想見昔人營壘戰鬬處低徊者久之獨怪自陝以東城郭皆荒殘縣無百家之市陳鄭之間稍稍改觀亦不稱先嘗盜自流寇出入中原所過無不殘滅迄今三十餘年元氣浮然未能復也竊以爲天下形便之地有事則必將驅其民於鋒鏑無事則尤當咻噢拊循之尹鐸之治晉陽以保障不以繭絲卒能寬其民以扞大忠當明之亡

寇禍之烈也重關絶險名都大邑渙然披離無一戢之守夫豈獨將帥之罪哉吏治大壞守令非人民心素攜而士不豫附也今國家方制萬里尤加意中原腹心之地既已休養生息三十餘年而富庶之效未覩豈其創殘之甚而然耶抑守令不盡得人之故耶吾邑永阜周君補官得滎陽周君仁慈廉靖悃愊無華之君子也滎陽之民可以賀矣君到官之日周行鴻溝官渡敖倉之墟廣武之戰場是皆昔人披堅執銳裹創蹀血而當其衝者也君乃乘暇日持手版坐嘯而臨之逌於昔人多矣能無苦心焦思以勞來安集其民乎哉君子之爲國

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君其往矣巽曰有驅

取周鄭之郊見都邑殷軫民人輻輳異於他處者必發

陽也夫必發陽也夫

送鈕玉樵知項城序

余家爛溪去玉樵所居麻湖十里其地在迴洲葭渚間有煙波魚鳥之趣余與玉樵自髫年相厚善春朝秋夕每挐舟相訪烹葵酌酒道說古今以為笑樂醉則相與延緣蘆葦叩舷而歌翛然有遺世之志已而困於貧先後出遊四方過從之日寖少頃余來京師則玉樵以謁選先在淹留二年幸得晨夕相見而此身勞勞在塵土中欲求往時蕭散之致不可得吾與玉樵遊歷二十年而聚散出處之異如此可勝歎哉人當束髮誦書時志趣未有不高潔者出而乘乎得失榮辱之境往往不能

自還按轡而行交衢不斷爲速也常至乎馳驟而顛蹶三揖而飲酒不斷爲醉也常至乎沉酣而濡首今仕宦之途非直交衢也名利之可耽非直酒醴也其不沉酣而馳驟者幾人哉吾始與玉樵匡坐衡門之下屈十指而頓之論人賢不肖指事當否犁然若別白黑遮乎其以古人爲師也嚼乎其不苟同於俗也推是心也矢而勿渝亦可以寡過於斯世矣余牽於世故進退不能自決旣已違其初心惟此澹泊之懷久而自若也玉樵才十倍余明於當世之故出宰百里恢乎有餘余何以贊之亦曰無變其初而已吾與玉樵旣出而仕安知茲齋

中不有賊否人物如吾兩人昔日之持論者乎吾𨶒項城在其茨以東風物清美地僻而民淳訟庭無事可以優遊嘯歌祿入之泰足以養老親飽妻子君其清心省事蕭然如布衣諸生時無餔糟而啜醨無脂車而炙轂則吾與子之相對不異麻湖爛溪間也出處聚散之跡夫何足以間之哉其質言之而無惭如玉樵之不余逆也

送趙天羽榷關邗江序

京朝官之奉使莫便於榷關關使者高才列職尊旅與制府等千艘萬艘魚貫纚引帖帖伏關下候進止不敢出聲息使者臨視啓閉外遊觀宴飲自如無他官牽掣其間國課既辦以其數之仂供賓客游資裝自足而無求安處而饒裕以故爲部曹者人人爭欲得之趙君天羽才譽爲諸曹最獨於榷關恬然無欲行之意今年春關使者例當受代

天子重其選部推既有人復命擇才能於是趙君裒然爲舉首得司榷揚州賓客非賀趙君不色喜其言曰

今之榮爲榷使者舉未知爲關之難者也關者大利之所叢而百弊之所集國家十數萬之緡錢歲歲仰給於是賦稅之籍千條萬孔奇邪猾吏窟宅其間張羅設機以吞噬商旅商旅之良者既見侵牟其黠者又與吾吏相表裏以欺損國課勢豪之舟叩關而求進者踵相接吾一切裁之以法則怨讟煩興否則若漏卮焉懼正供之不給曩吾往來諸關見算緡者竭澤而漁取之盡錙銖吾心傷之今也爲關而踵前人之陋傷民毀仁吾弗爲也廓然蕩軼置考課於度外又弗敢也天子特命余爲是官必當有卓絕奇偉之績以報國家

使便其身圖而已非義之所敢出吾懼之不遑而又奚
喜余聞而歎曰有是哉趙君之賢也不以便利差遣爲
榮而孳孳以足國利商爲念不貪
天子之寵命而懼報稱之不逮推是心也能於其官可
知矣抑有進焉嘗與諸吾友曰爲關無他道惟寬惟勤
公私交濟不析秋毫之利以褻國體不張束濕之令以
斂人怨是之謂寬閱符按籍必躬必親毋寄耳目於僕
隸毋委成案於吏胥是之謂勤寬以濟勤勤以濟寬不
盡利而利有餘不發弊而弊自去是二者皆君之所優
爲敢以爲贈君曰善遂書之以爲送行之序

送許時菴督學還朝序

海昌許君時菴以官僚視學江南旣三年弊絶風淸公廉炳著士頌於庠民歌於野余與君有一日之知不可以默乃作而言曰儒術之絀於世久矣非盡世不用儒亦患無眞儒出而用世耳所謂眞儒者不務多言務力行用舍不負其學通塞不變其守今之學者平居義利之介講之甚精公私之分辨之甚力一旦居官任事而天德之剛不勝其人欲之柔往往宦成而儒敗遂使人以儒爲詬病嗟乎彼亦烏覩眞儒之效哉君幼而篤誠敦行孝弟著聞鄉里比爲諸生傑然有志聖賢之學沉

浚經術研精造微有所論著根極理要粹如也爲孝廉砥節礪行不隨時趨賢聲聞公卿間壬戌春闈余適在事君成進士羣賀朝廷得醇儒而余與有光焉旣入翰苑清修無改品望益崇惟

天子知君賢簡任　東宮講官畀以翊贊之重旣又念江南人才淵藪必得剛方清介之臣爲之師表乃　命君出督學政從來學使者號美官人往往有意得之卽不能無營求比之官卽賢者常不得行其意胥流鄙瑣至不可言君素痛嫉之竊思掃除其弊及玆奉使獨由術衕一無所資藉乃得特立獨行盡舉其職始下車矢

於神不私一芥人視爲具文求踐信也余毎言君眞古君子大節皦然所言將必踐人或目笑余比試一二郡而驚試數郡而信歷試竣事而大悅服謂視記以來未嘗有也往時學使者拔眞才十人而六已號稱公其最廉潔者十得八九此矣君乃躋立萬仞不受一塵縣大者錄童子至二十人遂無一人倖進者貨賂之路絕他使者試童子或示公而課諸生卽多出入君一以文爲殿最視優等如堅壘卽貴介子弟不得闌入武途由來多冒濫率用爲應酬君與文一體惟才是拔故事蘇松諸大郡學使藉以立名或能自持餘不必爾今也上江

下江較若畫一人情有所矯而爲必不能久故科試常不及歲試君則愼終如始不懈益虔滋事三載按部再周請謁不行苞苴屏跡宿學盡拔寒畯畢登文風之靡也救之以雅馴士習之浮也鎭之以寧靜開誠布公小大競勸不特獎拔者感恩而擯棄者亦胥愧服不惟士庶交頌而高官要路不得所求者亦無間言此無他本之以誠守之以正以實心行實事不徇情沽譽而得人心之所同然故也非眞儒能若是乎天下惟眞與僞爲不可掩藥汞之金見火則銷羊質之虎見草則齕空談之儒見可欲則亂繫馬千駟而弗視積金至斗而弗移

稟四知守三不惑者古今來亦無幾人誠得若人而任天下國家之事亦何鉅不可肩何紛不可理

天子用一許君於江南而其效如是許君一試之學政而其效如是況其多且大者乎古來大儒多不得竟其用許君遭逢

聖主上下交孚行將升於廟堂取次柄用誠秉此一心措諸政事其功德被於生人又可勝量哉以余之廢棄而君不忘知己待之一如他顯達者且存恤之有加禮其感激宜異於人人而余所尤欣幸者則在淸白一節始終不渝使人信余言爲不妄而端人之譽比類及之

其光榮為何如耶余且託君以不朽矣

贈吳子班序

明崇禎之末貴池諸生吳君應箕字次尾以文章氣節名天下詆訶阮大鋮得禍幾死明亡皆欲有所爲與浙安金正希遥相應和兵敗不屈死其大節炳然在人耳目惜無筆之於書者庚申之夏其孤孟堅子班來都以其先友張芭山所撰墓誌及樓山甲乙詩示余於是次尾之行事頗可詮次嗚呼忠孝天地之大經忠於所事而殉之以死又臣子之極則自昔興王於勝國之臣有若此者不惟不罪之而已又從而褒揚蕣異之凡以天下之善一也於彼於此無有重輕且旌往以勸來擧一

以風百其利甚博其道甚光若周世宗之晰劉仁贍明
太祖之封余闕此類不可勝舉至於史書是是非非明
著法戒尤不容有所回枉齊高帝敕史臣爲袁粲立傳
歐陽永叔修五代史以不傳韓通取譏元修宋史文天
祥陸秀夫謝枋得之屬皆大書特書列之忠義此往事
之章章著明者而或者以爲疑其亦不詳於前史之例
矣明有天下三百年其亡也食其祿者死其事其身可
殺其名不可滅也
天子仁聖特命詞臣纂修明史數下詔書寬忌諱之條
且修總裁皆大賢明於褒貶例作之理詳而抉摘其時

褒忠表飾何嫌何疑特患聞見之不詳據摭之失實耳子班傷其先人之慘死隱居不出間有史事亦未屏棄跋涉三千里叩國門求表章前烈夫祖父有美而不以告告而不以覺子孫之過也告且以覺而不覺於後史官之責也若子班者於其子職則既無愧耳矣嗟乎天下賢人烈士衆矣或無子孫或雖有而不克自振者可勝悼哉子班往來江淮間非久故家遺老多相習者尚其旁搜博採以佐史氏之不逮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既嘉子班之來於其行也復稱詩以附

贈馬天游序

文字之傳於世能久且遠者賴有金石刻金石刻非文人學士所能就必爲諸鐫勒之工鐫勒雖一藝必明六書通訓故洞曉書家下筆之意而諳其變然後爲良世言李北海顏魯公作書多自刻故遺跡尤妙而閣帖蘭亭傳刻至百十本其品第甲乙所爭在毫芒之間則鐫勒之有關於書學豈細故哉古碑刻流傳者雖霜皴蘚蝕之餘筆意渟雅精彩煥發想見刻工之能近代旣乏佳書又多俗工摹刻故碑帖少可觀嘉隆間鐫勒著名者有章氏馬氏馬氏三傳而得天遊天遊顏皴絕出於

藝事無所不能曉篆隸精印章善雙鈎影搨萃諸長而爲鐫刻冊蓋其妙獨古帖能亂真刻今書如手寫凡書學源流筆法要妙皆能言其所以然某書本某家某字某體出某碑某帖如指諸掌品題優劣抉摘疵纇有博雅之士所不逮者蓋藝也而進於學故其良若此使北海爵公而在當無自運之勞矣然自有碑板以來精萃刻者不知幾何人其姓名卒泯泯無聞獨安民者以不肯鐫名黨人碑著聲史冊夫固不以藝傳而以人傳也天遊之父雲逵執制側遊於文姚兩公之門漸漬風槩有宵人以重幣延之辭不往魏忠節公被逮過吳門館

於其家周忠介公與忠節締婚雲遊爲之媒忠介蒙難雲遊募千金輸官覔其冢追比義聲動天下吾知千載下繼安民而傳者雲遊其人也天遊跌宕有父風及見東林先輩於當今人物少所許可嘗與隱君子遊嘗刻寫忠闡烈之筆權門貴族未嘗輙往老無妻兒寓止僧舍得錢即付酒家雲行鳥飛無定蹤跡人謂馬翁痴翁胸有涇渭不痴也學失而求諸藝士失而求諸工如天遊者亦豈易得哉余爲先府君立墓碑既求朱子錫鬯撰文屬陳子元孝隸體書之而邀天遊勒石於是天遊年八十矣精明不衰鐵筆蒼然字勢飛動人曰碑爲一

絕余愛其藝而有取其人也於是乎書

贈余琳子序

古今人何從而分哉古之人樸誠今之人巧僞樸誠者未必立功立事而衆善於是乎基巧僞者見謂多才可喜而百行之敗恒必由之蒙莊書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一泯則人物俱遊於太和而機事之成至鳥亂於上獸駭於下人心闕於世運豈不然哉漆園生褎周時去古未遠而其辭嘗不勝還淳反朴之思然所言漢陰丈人哀駘他等大率多寓言未必眞有其人今去之又二三千年矣吾何從而得見一人焉爲吾友余琳子琳子爲人坦夷粹白孝友篤誠存

心制行不慚衾影生平無妄語無偽辭與人交表裏若一始終不渝不識人間有機變事非矯為樸也本自無巧非勉為誠也由來不偽蓋其天資粹然太朴未漓直是古人偶生於今耳本家休寧少從父徙杭與景韓盧公同學繼遷吾里復與余同學長余數歲特心折余余有所論撰輒手寫錄徧誇於人去館於杭數為盧公稱道余余初未獲交盧公而公以余薦之

天子以從君所數見余文故也為安貧守約課生徒自資一介不妄取即甚困終不肯作媕阿態隨時俯仰盧公貴至閣學君過之一如布衣昆弟書札及面語仍稱

景兄寧稱道於人終無片言阿其公與余以是益親重君垂髫至華髮相得無間嘗謂使天下人盡如余子便可結繩而治使交遊中皆若人則蕩無城府坦坦熙熙同遊懷葛之世豈不樂哉世人器用玩好惟古之求而於人之古貌古心者莫之貴尚余子今之鼎彝也留不得與雕鐫丹漆之器同售於世悲夫悲夫庚辰冬余子過我言將歸新安余依依不能舍冀其去而復來也因述君生平梗槩弁敘四十年交好之情書以爲贈余子亦有以處我否乎

顧亭林先生六十壽序

賢人君子之生於世其亨屯窮達之數類不能必之於天而獨有人焉屯而不困窮而不厄若爲天之所留以有待者此其人於世何如也在剝之上九其象爲碩果不食而復之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剝之上九非復之初九也然非此剝而不盡之一陽卽無以爲復生一陽之根柢是故雖落而實存冬之實春之華也薪燼而火傳薪之火晨之薪也濮自黨人議起海內名德網羅略盡而鄭康成獨全於禁錮之餘黃巾不入其里徒衆

數千人昭烈修弟子禮所注經籍百代宗之隋承南北之季綱紀文章蕩然文中子挺生其時慨然有弘濟蒼生之志獻策不用家居著書詠歌先王遺風河汾之間才俊如雲卒贊貞觀太平之治是二人者皆不顯於當年而或傳諸書或傳諸人以昌其業於奕世之後可不謂天乎蓋陰陽之數剝不極則不復而剝既盡則疑於無陽是故剝復之際消長絕續之間天心所由見也其在序卦也不受剝以坤而受剝以復其在人也當天地閉塞之時而有特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君子霰雪集而不凋者松栢之所以待春也風雨晦而不熄者膏火之

所以待晨也是可以答天心矣吾師亭林先生負名世之資學貫天人而遭罹厄會崎嶇戎馬之間顛沛岸獄之下瀕危者數矣卒自全客遊二十歲窮邊絕塞靡險不經而筋力不怠今六十矣精明强固無減壯年是先生之得於天者獨厚故天特重困之而又曲全之使不蹟不顛爲剝而不盡之陽以待七日之來復也天心可見而不可測莘野之耕渭濱之釣此天之不可必者也著書立言教育英材此天之可必者也先生亦操其可必者待之而已吾儕又何疑焉先生之學邃於經術而又洞達當世之故其言覈而通大而有體要所著書上

自經籍圖史方輿音律下至名物器數元元本本至精至悉有功後學不在康成下而浩博閎深有過於今日所傳文中子之書特年來棲棲曠野完篇絡籠多未成之書又遭亂漂泊迄無定居四方來學者輒謝去故其書未大顯從遊不如昔人之多矧康成隱不其之山而徧注六經文中子歸老河汾而門人日進今先生轍迹幾徧天下自茲以往且卜築山巔水澨買田而隱輯其見聞以成未完之書亦將無辭以謝來學之士来雖騖下海內英賢豈無王基徍玖魏徵房玄齡其人者出而光大先生之業是来之幸也夫是天下之幸也夫

戴耘野先生六十壽序

昭陽赤奮若之歲中秋前三日爲吾師戴先生六旬初度羣弟子旅拜於堂齒揖於庭濟濟然陶陶然旣侍飮酒行小子耒捧觴離席揖羣弟子而進曰吾黨今日樂矣亦知先生之所以樂乎士生壯年莫不思有立於世而當其節之未完志之未遂卽君子不敢以自必松栢生拱把而後凋之質具焉然其不爲樵夫之所薪烈風飛霰之所摧未可知也迨夫百圍千尺而後可以特立不懼浮舟乎江以下峽其不駭於風濤淪於洄洑未可知也迨夫過瞿塘出荆門而後三老長年可以灑酒而

相賀君子生多難之世雖儉德避難而天之厄人多出於所不及避節垂成而或毀之志將伸而或詘之君子修身立命以待天之定洞洞乎其如弗勝也屬屬乎其如將隕也必其剝盡而爲碩果井冽而爲寒泉乃始快然有以自慰而年則已暮矣故有終身之憂而後有一朝之樂者其惟君子乎先生今者行年六十前此三十年則先生奮志立節之日也其初感憤侘傺至逃於浮屠既乃抱遺經教授荒江之濱轉側兵氛間屢瀕危殆復兩喪德配迭失愛子宗祀不絕如綫既負著述之才思輒其見聞以垂信後世而轗軻多難憔顇駭機雖先

生於毀譽禍福之數處之泰然而集木臨淵惴少貶其志節者蓋三十年如一日爲迄於今德完而神全行成而名立自此以往至於百年如松栢之貫時如方舟之利涉夫而後安常處順優遊以樂天也吾黨小子亦知先生今日之樂因三十年洞洞屬屬而後得之者乎來更因之有感矣來燥髮即執經於先生凡四年而從吳愧菴先生遊又踰年而從先兄受書吳先生與先兄之志節猶先生之志節也懷鉛握槧無日不相往還當其揚扼古今政論同異酒酣耳熱高談浩歌固以爲百年共此樂也不意風飈倏起光沉響絕山陽之賦秣陵之

書先生且爲之淚盡而況於來乎吳先生少先生十年先兄少吳先生兩年先生今髮鬢蒼然而有嬰兒之色五十後與兩丈夫子所著書斐然有成而兩家之遺書與孤兒乃不可問噫嘻悲矣吳先生與先兄之不終天年雖未嘗少貶其志節而來也欲如今日登先生之堂而同斯樂也不可得欲如昔日侍先生之側而覩斯樂也愈不可得豈不痛哉矣孰知來念昔日之樂乃爲悲而念昔日之悲乃更爲樂也來不敏敢以前所稱抒二三子之公以後所稱敘小子之私先生莞爾而笑曰斯言也庶善禱矣其樂爾之觴

五老同壽序

世之盛也天地之氣完而國家之澤厚在朝在野率多惇龐碩艾之士服大德而享高年士生其時入則嫻父兄之訓出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則莫不勗之以德誼加之以訓辭容止可儀作事可法成人有德而小子有造士之成材也不難趙文子冠而見於諸大夫諸大夫語之若是其詳孔子適周而見老子老子之言若是其肅古人所以樂得先正先民而事之也微獨古也成弘嘉隆之休先賢風烈在人口耳者至今可感思而師法也自滄桑以還老成凋謝典型不存後生子弟既罕明於

大義出而見於所謂鄉大夫鄉先生者復不過以文章聲氣相汲引富貴利達相期望機智之相競風尚之相靡適足以增其羨艷而速之洌方爲固耳欲有所切劘以成德器豈可得哉尚賴君子之澤未斬深巖窮谷耆德猶有存焉者苟能從之遊未始不足以式頹風扶絕學而世人或忽而遠之有志之士或想聞風采而不得見斯可恨已余嘗久客江淮周行燕齊趙代間而見世道日澆人材日下間有名節學術卓然自見者必先代之遺老也不然則其子姓也不然則其門弟子也然而千里比肩百年接踵且日消日剝以幾於盡豈不惜哉

今年歸止吳淞過海鹽何商隱先生所見五老同辭慨然歎爲盛事五老者毘陵丘維正龍山黃潛菴吾邑計需亭海寧陳乾初嘉興周仲華五先生也丘先生嘗參戎浙西有功德於其人人思之立碑頌德既而棄官家郤灣山中力耕自給常擔糞過碑下人莫知爲故侯計先生潛心濂洛之學教授里中高節偉度屢空自得黃先生嘗見其葬論識卓義精若陳若周皆經明行修大節皎然不辱其志者也五君子者志趣同年齒同交遊同今歲同登七十於是何先生告諸友人同爲詩若文以壽之嗟乎商山之老洛下之英自古以爲美談蓋

當人材全盛之時萃乎一方登乎大年猶甚難之何況衰晚乃不出一二百里之間耆艾濟濟而且年齊德同是盛世之所難而見之今日海宇之所希而聚之此邦得不詫為極盛哉吳越之間夙多君子雖涉末流節義學行之士往往而在是固前朝德澤之所培正氣之不絕如綫者也三十年來零落殆盡五先生乃巋然而特存森然而競爽所云碩果不食者非耶後進之士登其堂而覩衣冠之儒雅訓辭之敦厚得以想見高曾之規矩進而扣其淵微淑其風範使人翕然效法而不自知豈非壽考作人為後生無窮之慶耶耒生也晚幸嘗側

閩先民之緒論五君子者雖未獲識見而私心向往於
其同壽也樂進其盛而思其不易得故書而志之并道
乞言於長者之意五先生肯進而教之乎否也

沈介軒八十壽序

明萬曆中高忠憲公與顧涇陽先生講學錫山海內正人翕然宗之有東林之目熹宗朝爲閹黨摧殘略盡崇禎中又有所謂復社者實東林之徒爲之亟爲宵小所側目見諸彈章遂朋黨之禍與國祚相終始雖黨同伐異君子不能無疵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多在其中迨於霜降水涸多能以名節自立可指而數也復社創自吾邑婁東首與相應和其時先府君與沈介軒與吳狀九兩先生實主持其事三君之家名賢輻輳傾蓋班荊文酒之宴無虛日里人至今能道之四十年來兵戈疾疫

向時君子淪落盡矣府君與吳先生墓木既拱惟沈先生巋然獨存今年八十猶康強健飯如昔也莊周有言直木先伐甘泉先竭故三君八俊之流常與國俱盡今先生獨能久存於離亂之餘全其天年而無中道天豈不幸哉先生家故饒於貲所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約畧如仲長統所云以壹事結客其家中落既更世難摧檔息機戢影菰江之濱課耕十畝豐嗇較雨與老農爲伴求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世遂罕能舉其姓氏此夏馥申屠蟠之倫所以明哲保身者先生不出戶庭而能之斯更難矣先生爲吾從姊之夫以故與先府君尤親

善來生也晚不能記府君嘗學及見先生襲得聞前
朝故事而來蜚出遊求獲旅時過從今
國家纂修明史來適在纖筆之列竊見天啓崇禎兩朝
國史殘缺而稗官野乘記載雜出往往失真東林復社
之事關係興亡亦無能道其始末者誠得先生從旁一
詮條分縷析某人某事某年月日詳十指而頓之百年
文獻庶其有徵惜乎先生之不可以束帛蒲輪致也倘
得拂衣歸里將拜先生於樹下爲十日之飲懷鉛握槧
口誦而筆受之如鼂錯之於伏生其可乎先生誕辰來
在邇不能捧觴爲壽聊致此爲祝嘏之辭其或千載而

下傳逸民者亦將有考於斯也

盧景韓先生五十壽序

薦舉之制尚矣被舉者於舉主爲師弟子莫知其所自始也揆之以義而妥準之以情而協則未之有改者也昔在漢朝內而公卿外而郡國並得舉士其舉之也曰孝廉曰賢良文學曰茂材異等皆論其節行不惟其文采綜其生平不惟其一日魏晉六朝猶存此意隋唐而降始設科取士爲主司者操程式以試舉子才高者收之非能察其賢否也猝然而歸之非有推擇之素也然而榮辱分焉升沈繫焉不勝感恩知己之恩其稱名也固不可以泛然而又德業足以相先名位足以相長則

引橫經之義而以師事之也固宜夫不知其人一朝弋獲者尚然而況昌言於朝傾身推轂者乎漢魏人稱舉主無明文然觀州府辟名之士終其身如君臣則於薦達公朝者宜加厚焉令其生於今日循循執弟子之禮惟謹必也自唐迄今千餘年徵辟之典不數見今

天子加意右文命廷臣舉閎通淹雅學行兼優之士而

諭德錢塘盧公謬以耒應詔公之知耒自二十年前得之同學故人所稱道而耒始得見公則方爲孤童在流離顛沛之中未及申悃愊癸丑春一登公之堂旋即別去僅如萍逢之相遭公通籍禁近十餘年耳目所覩

記篤與之士不知其幾也一旦削牘薦士不及他人而
及疏遠草茅之姓名竊不自解所以受知之故來以毋
老告辭遲之又久乃就道而公不以爲悖比來京師杜
門而處未嘗干游大人卽公之門有不數數詣者而公
不以爲嫌益公爲國求人欲得若居志節之士以風天
下注意在黃瓊李郃之倫以來當之有餘愧焉而公見
知之深見待之厚則同輩百八十人中所無有也來愍
且賤生平自受業二三先生而外不敢輒名他人爲師
見世之投贄公卿曰師曰弟子者心竊恥之今而不敢
自外於門牆實以公之風節學術模楷一世而國士之

知有出於尋常萬萬也今者屬公介壽之辰不敢泛爲祝嘏之辭敬述受知之始末以志感激且申舉主門生之義將遍告諸同人焉

謝州楓先生七十壽序

明崇禎朝入内閣者五十人而德州相公以淸節著公久典銓衡風裁峻潔一時有水鏡之目特立不附朋黨在相位未久齟齬以歸天下惜公未盡其用去公之世三十年而吾師北部君壯歲登朝才名炳著人咸知德州公有賢子顧公有介弟州楓先生節行長者隱約里門世或未盡知也余自己酉冬道過德州悵惘見先生因得登相公之堂而知公之田園第宅無改於其舊圖書數千卷庋置儼然宗親賓客以時造請及門子姓兄弟怡怡藹藹門庭整肅儼若公府因念滄桑以來高門

世族流離聊徙莫保其舊翹材之館化爲車廄平泉草木子然無存者不知其幾也而公家何以獨完如是於是始知丹楓先生之賢爲不可及云富相公沒時比部君方在襁褓特屬先生以撫孤先生三十年來內綜家政外持門戶經營婚嫁周旋宗黨巨細萬端殫盡心力敬事寡嫂諮而後行比部君天資穎異擇海內英儁爲之師友撫敎備至以有成立史稱謝僕射混既亡從子弘微爲之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皆有文簿迨遊息長成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者由今以觀先生至行豈必減古人哉

先生識度宏遠知人善料非具經世才特以天資剛鯁不能與世委蛇故潔身不仕以來所聞殺賊僞官事尤奇安德爲都畿要衝相公門生故吏來過存率杜門不見經略洪公造門亦不報謁勇於爲善疾惡若仇孤行一意絕無所撓甲申三月李自成入京陷德州亦陷賊賊置僞州牧及防禦使時相公久避荒在外先生不勝憤率蒼頭健兒直入署擒殺僞官一時義聲翕然震動河朔南中傳其事出相公其實先生爲之賊且大至居德州會興朝滅賊賊潰去乃已大臣交薦先生將予高官先生固辭竟不肯就嗟乎流寇以蜂屯蟻聚之衆跳

蹦中原名藩大帥無敢出一矢相加遺者先生一儒生乃能擊之於方張極熾之日義憤所激奮不顧身何其壯也使賊所過郡縣一如先生所為豈遂披猖至此使先生委質策名預人家國事豈不賢於蒙頭匿身首鼠前郤之徒萬萬也然以相公之淸剛歷大位而不得行其志先生不改其操縱登琅璫紱淨洗仕路其能有所合於時耶高蹈丘園瀟然掩鍔而不試夫惟大雅旣明且哲先生近之矣今茲庚申先生年七十矣神觀精明起居强健吾師與伯兄保恒觀察杜變中子姪之敬一門雍睦舃履盈庭廻思五十相公之家蚤無貴介昆

弟憑權籍勢薰灼一時者而今澌然盡矣獨先生長在
天壤間享有茀祿壽考於斯見清白之澤所貽者遠而
先生之所得於天亦豈為不厚哉來既夙承教於先生
復有門牆之誼敬述先生不朽大節以進一觴益不敢
以世俗頌禱之辭瀆先生者吾師之志也

文心從兄六十壽序

吾宗故居鶯湖乎懸里宗人自高祖而分皆近屬嘗崇禎朝三吳無事吾伯父吾父以文章行誼負盛名聚子弟於家塾而教督之諸兄並英年嶄嶄見頭角遭罹兵燹宗黨散析吾家始葺故宅以居諸昆弟稍稍來集吾生最晚嬉遊誦讀處猶能記憶也已復散去舊宅遂毀吾始依長兄於韭溪比長兄遭變吾奉母依三兄於爛溪既而轉徙不常益困頓久之幸歸溪上而三兄鬢鬖且老矣追惟四十年來菀枯聚散之故可勝嘆哉三兄吾伯父之仲子天性淳篤宅心仁厚即之藹然恂恂

退讓有裴師德張公藝之風先有田宅足自給中年家益落不能自振懷抱廓然焚香掃地嘯歌自若嫂顧夫人才而賢操家勤儉嫁三女娶二婦不以累吾兄布衣操作恬如也吾兄弟行今在者三兄爲長兄少受業於吾父兄子震又受業於余兩人尤相親愛始余窮厄時兄獨割宅以居偕嫂氏奉吾母如母余今通籍官禁林而無纖毫效力於兄每用自愧明年兄尙六十矣嫂亦齊年而余官京師不獲拜趨爲壽追惟諸父諸兄竝高才遠志壽無及五十者而三兄巳登六袠家雖貧幸强健子女滿前得於天者有豐有嗇無亦乘除消息之數

然耶抑齒落而舌存筆天而視譜有類於昔人所云耶兄生天啓甲子吾宗方全盛二十年來流離瑣尾極矣盡今癸亥天道六十年一周吾族其將復振乎未可知也夫門祚之昌由於人材人材之盛由於學問明而行誼篤鳩宗收族之法行而人材不可勝用今則泛泛然如蘋萍之浮於江湖其何以能自立吾見北方大姓猶有聚族至數千百指者獨吳越間不少槩見吾族既寥寥無多人其何忍復使之仳離渙散與日者稍有餘資脫不能還鶯湖故里則當買田爛溪之濱與二三昆弟同阡共陌課讀勸耕而吾兄嫂以黃髮老人婆娑其間

見子姓之多材家門之興起不亦善乎書而貽諸巖其爲余進一觴焉

成元公八十壽序

今之論門第者吾知之矣科第幾人仕宦幾輩則以爲世家望族焉今之論人物者吾知之矣名位崇隆勢焰薰灼則以爲通人達士焉然是富貴利達皆外至之物於人無加而或適足以爲累潢潦之水一發而無餘孰與源泉之涓涓拱把之樹春榮而冬槁孰與孤根之植立誠觀其遠者大者而不爲目前之規度知人之所貴非天之所賤耶一日之不足非千秋之有餘耶吳中土游水淺無數百年之家平槃衰爾市墟尤鮮世族雖吾宗自嘉靖朝以科名顯王氏萬曆中嗣興號稱故家而

清素相承世有潛德者則推戚氏戚氏家鴛湖上自守溪翁以齒德賓禮於有司每月朔望深衣危坐講讀鄉約里中聽而師之其嗣雪樵山人善詩多藝能與先曾大父及王儀部善勸之干謁則不可人服其介今元公先生山人孫也少著文望有聲膠庠中更世亂隱居教授四十餘年著籍弟子無慮百數經明行修規言矩步鬚眉皓白衣冠儼雅望而知爲先民長德也自戚氏上世皆享高壽歲在丙寅先生年八十矣次年丁卯先生配潘夫人亦年八十而先生子元將及其婦亦皆年五十先生又有兄君節年八十有三尚矍鑠健飯於是歲

之初吉親朋咸會升堂稱慶賓觴而酌先生先生以奉其兄賓觴而酌元將元將以奉其親先生酌而酢客元將操匕箸以從元將酌而酢客元將之子奉羞餌以從賓主拜於戶祖孫父子拜於堂嬸姑母女拜於室小大欣欣斯可謂天倫之至樂矣滄桑以來世變多故豈無冠冕蟬聯鐘鳴鼎食之家流離蕩析後裔不可復問者而戚氏門閭無改譜牒井然子弟田疇勿替詩書之澤又皆無爽蕃茂寶照耀一時者率多凋傷夭閼而先生如勁松巖柏巋然獨存蕊戚氏以清儉儒雅壽其宗而先生復以寧靜恬愉壽其身秉德不回自天佑之非偶

然也先生少府君一歲爲硯席交先生爲吾宗之將余從兄女復爲先生子婦兩家重親世好非一日矣念吾諸父諸兄皆康强早世享年或不能半先生今日者登先生之堂爲先生稱壽不禁愴然以感而猶幸典型尚存風流未墜得拜先友於榻前不啻撫几杖而聞謦欬也故爲之追論世德以及交好之詳庶與日志先哲者或有考焉

徐俟齋先生七十壽序

達天德盡人倫之訓道忠孝廉節其分見而異名者也非忠孝廉節則道不行然世固有忠孝廉節而未能合道者一時之慷慨一事之奇特亦足成名顧或勉焉而不能安暫焉而不能久惟夫從容中道之君子於是數者若服食變處終身由焉而無時暫離若夏葛冬裘隨時措之而無所用意斯卓然曠代之人師而非奇節獨行之流可同年語矣當崇禎末吾吳徐文靖公以大忠立臣極其從容就義實合乎道視他人之忠有加焉吾師俟齋先生為公長子早登賢書遵公之訓體公之志

遯迹深巖土室樹屋與世隔絕終始一節不磷不淄天下稱忠孝者歸焉賣箸畫蘭非力不食藜藿不糁人莫能强以一錢之餽守約固窮四十年如一日天下稱廉節者歸焉人之棄之率如天半龍門不可梯接以爲是孤高峻厲人也然此特其迹耳未足以槩先生先生學醇而德完外介而中和坦夷粹白浩浩然落落然淸而容物未嘗以己律人刻厲之行不存乎躬矯激之言不出乎口學識冠世而不輕臧否人物文章詩歌妙天下而寸長一善奬賞如弗及行高當世而勤求寡過譽滿天下而恒恥過情自滄桑以來不乏高隱之士然或遺

榮而未能遺名避世而未能忘世於是乎有振奇弔詭之行於是乎有牢愁憤激之辭逕者以傷生而直者以掇禍皆不得爲中庸之道惟先生也威武不屈富貴不移譽言不喜毀言不懼世事萬變於前而無所動其心憂患轗軻極人世難堪之境而偷然不改其樂是謂盡倫盡性以身體道者方諸古人申屠蟠之明哲郭林宗之高朗陶元亮之冲和殆兼而有之而世或以謝皐羽鄭所南之流相比擬則淺之乎知先生矣夫仙掌一石蓮花一峰非不高也而自全岳視之則不見其高瞿唐一峽牛渚一磯非不奇也而自大江視之則不見其奇

先生其為嵩華乎不為一峰一石乎其為江河乎不為一峽一磯乎今茲辛未季春先生壽登七十廼門義故多捧觴致詞稱壽求不敏為以先生為完節不朽之人圖將與文靖公同炳日星而先史冊以千秋百世為壽固不在乎大耋期頤而大冬嚴雪天將留不食之果為生人根蒂其必使之享大年臻上壽亦無煩頌禱者猶惜世人稱述先生未足窺先生之蘊故就所闚測者質言之庶令百世而下知先生為依乎中庸之君子也

錢飲光八十壽序

自昔人有立言不朽之論而士之不遇於時者多藉文辭以傳文之爲物不金石而堅不江河而流其力能使作之者與天壤同壽然古今來盡心於文辭者不知凡幾而卓然名世者可指而數也或傳或不傳其故安在夫子曰辭達而已矣昌黎云唯古於詞必已出夫唯必已出而後能達必達而後能行遠古之爲文若詩者皆有獨至之見孤行之氣不可解之情鬱於中而宣於外縱橫高下一一從胸襟流出浩乎沛然無施不可今也本無所見而尺寸規模古人徒依彷其音節揣摩其波

淵意度以爲工離是而索其所以爲文者榜然無有也欲不速朽得乎桐城錢飲光先生當世所推賢人君子也余得其田間集讀之歎其能自樹立迥異於世之爲文者先生少負儁才遭時慷慨浩然獨行其志間關轉徙備嘗人世之艱難中有感慨一一發之於詩其質直眞摯如家人對語未嘗稍加緣飾而惻愴切至使人欲喜欲悲不能自已至於論議古今指陳得失皆有卓識定見著爲文章明白暢達曲如其意所欲出意盡而止亮如也嚴辭下筆未嘗依傍古名家而神理自與之合惟其胸中有不可磨滅者存焉傾而出之無不如志斯

可謂能自已出矣斯可謂能進矣必傳於後何疑焉今兹先生年八十精明不衰來遊吳下吳人士爭以文詞壽先生余謂先生固不倦藉文章以不朽然先生隱而有名顯而無迹其才與志非詩文莫之見也讀其詩文而先生言之所及者可知即言之所不及者亦可知矣世下想見其風流猶將旦暮遇之則先生雖千百年人也期頤大耋曷足道哉請以是爲先生壽

沈兼人六十壽序

司馬子長作遊俠傳於布衣之雄稱譽之不容口而班孟堅力反其說馬伏波偶儻人也亦以任俠戒其子弟昔賢所見不同如是余謂古來俠士自有二種輕財養士植黨樹權能生人能殺人如朱家郭解之徒謂之豪俠義勇所激奮不顧身冒禍竭能脫人於險如孫賓石吳保安之流謂之義俠豪俠者氣矜之隆其流爲背公死黨盛世所不必有也義俠者烈丈夫之事亟於濟困扶顛衰世所不可無也余年十八亡兄蒙難嫂姪北徙思爲存孤計尾其後以行聯同行者爲沈君兼人亦以

所親罹禍謀存其孤余稚且弱抵燕山見事不可為力盡而返兼人强毅能辛苦獨冒兵戈踐冰雪走絕塞數千里外設奇運策卒如其意所欲為嗟乎士平居意氣相許宜若可託死生一旦有難絜突遂引惟恐沾濡疾聲呼號不一援手救者比比皆是兼人於其所親非有骨肉之分金蘭之好特不忍其破巢毀卵見義勇為赴湯火而不恤成事而遜終身無德色此所謂義俠者非耶余既孱弱無能為已見知交徧天下竟無一客緩急可使如沈君者遂使兩孤兒長淪絕域生死不知此余於沈君愛之慕之恨同行莫知之不盡也君歸躬耕湖

濱種瓜鋤菜粥粥若無能者絶口不言往事里中兒或陵轢之慨迭巡弗與較尤爲善藏其用今年六十矣精悍之色猶在眉宇悅過知己侯嬴田光不難爲惜世無知之者使老於田間可歎也雖然魚腸青萍屢試必缺孰若庖丁善刀而藏十九年猶新發於硎乎君之韜奇不耀乃所以盡年而莫之傷者也一龍一蛇老氏之學君殆知之矣余久欲爲君作傳而未果因君介壽之辰聊書梗槩雖君之隱德不欲聞於人無使其無傳焉

尤悔菴八十壽序

古來文人既負當世重名而能履高位享大年身名俱泰者歷稽載籍蓋無幾人自司馬子長有窮愁著書之說歐陽永叔有窮而益工之論近世王元美作文章九命至舉人世轗軻之事悉屬諸文人是豈天之獨厄于文人哉亦人之取于天者太奢而致然也今夫高才大名與膴仕厚祿二者皆天之所甚靳而不輕與人既得於此而復銳意乎彼則天人交忌而殃咎及之故夫耳精於富貴利達者不惜舉語言文字之習剗而弃之其不能剗者則必恬于榮進淡於聲利澹取而勇退知足

而無求然後造物者不怒而或陰厚焉人生所最難得者壽而文士尤難古來惟陶淵明白樂天陸魯望王盧溪陸放翁楊鐵崖王仲山臯市子衎數人得享高壽迹其生平皆冲恬淸素不汲汲于榮利者則天之所相蓋可知已吾吳尤悔菴先生少負絕異之姿文章篇妙每一篇出輒傳誦人口名聞　九重

先皇帝有才子之目然仕宦不遂一爲永平司理即罷歸家居二十餘年將述益富聲望益隆西堂雜組之刻流播人間不啻雞林之購白集番錦之織劒詩也

今天子求大雅宏達之士名先生入禁林脩纂明史

局開監修大臣故出先生之門纂修者多耻爲就正
天子亦重先生老成宿名駸駸嚮用而先生天情蕭遠
絶無意于進趨比賢子慧珠亘武入詞林益浩然有歸
志分撰畢事決意乞休一時祖送者皆咨嗟歎羨以爲
不可及家居又十四五年慧珠亦已爲禁林宿望請告
歸省而先生年登八袠精明强固一如壯盛時賦詩爲
文無虚日人謂天之畀先生者獨優而不知惟其取于
世者廉故集于躬者厚也以先生之才之遇遷延少需
何難坐致華要然人皆褰裳我獨却步人方發軔我已
懸車老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孰謂先生文人盍進

乎道矣試問此十五六年中宦海之風波仕途之翻覆不知其幾向之横翔直上震炫一時者既已光沈響絶其巍科顯秩富於春秋者亦多蘭摧桂隕而先生休有譽處後凋不食巋然爲魯靈光以彼易此未知其孰得而孰失也以未之駑下獲與先生同升奉教之日久不能見幾明決至麾之而後去爲有愧於先生然而竹素之娛林泉之癖與先生有同好焉敢述先生之高懷深識齊蹤古賢者以爲先生頌此間先生方研窮神理究極心宗則夫外形骸而獨立超天地而長存者更自有在千秋不朽猶未云壽而况其他哉

木厓宗兄八十壽序

人生上壽百二十年下壽六七十嘗身之所祈求他人之所較量相去不過二三十年止矣惟文人力能造命有不與世人同其修短者世人之壽非吾所謂壽也文傳斯壽矣世人之夭非吾所謂夭也文不傳斯夭矣姬公之誥孔父之書與天地同壽者也莊騷之子馬班之史壽千百世者也韓歐之文李杜之詩大椿冥靈也藝文志所載有錄無書者蟪蛄也律賦行卷噪一時而旋消歇者蜉蝣也其間又有遇不遇焉長慶之集播於雞林昌谷之詩投於厠溷是也有幸不幸焉謝莊千篇王

舒百軸不幸而無傳也黃鶴一篇楓落一句幸而傳也昌黎少陵唐末不推至宋而大顯劍南石湖元明不數至今而盛行始屈而終伸也梁陳艷冶之體西崑穠麗之作當時矜尚後世無稱先顯而後晦也徐庾燕許之文郊島皮陸之詩或滅或否作叢作流隨人世爲升降也是故文人以千秋百世爲壽命而功名富貴之徒無所預焉此之一日不啻當彼百年耳吾郡自安仁正叔而後代有文人若逍遙郊老德久道輝蒼崖松溪仲文無隱諸公班班有聞其在於今則桐城木厓先生實爲稱首先生幼稟異姿有聖童之目十齡升庠九試不售

而才名滿天下文筆無所不工尤長於詩淩厲古今陶冶萬象才大而格老思淡而詞達指事諷諭有古風人之遺緣情寫境婉而不靡直而不肆彬彬質有其文至於排比舂容驅使精切百韻千言宏浚演迤如大匠之搆廈良將之勒兵運用無方而尺寸不失法度蓋格律數變而卒歸於大雅醞釀百氏而自成一家當吾世而詩篇必傳者非先生其誰哉古來才人多跌宕不羈輕世肆志而先生天性淳淡篤於行誼少孤奉母至孝母老力以節請得旌于

朝兩弟皆夭撫卹孤嫠田疇恩禮析產取齊薄者毋有

遺田均與諸姊妹嫁孤女如巳女與人交務竭肝膽表
章先民汲引後進孜孜如弗及選次龍眠風雅闡幽表
微不遺餘力密姻厚友貴爲公卿未嘗往謁欲薦諸
天子輙以親老辭當事敦緇衣之好絕不干以私窮老
不遇未嘗怨尤屏居林野學圃課耕蕭然自得蓋其詩
格則梅聖俞陸放翁之亞而人品則元次山司空表聖
之間此非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古作者有盛名
而集或不傳不得其故意者豐於才而薄於行歟抑遭
逢太盛得此失彼乘除之數當然歟今先生之文辭既
足以不朽矣而品格行誼又卓絕如是且使之沈淪田

闡隱約以老是固天之有意曲成之將以嗇其祿位而昌其文辭也其傳之久且大又何疑焉今茲戊寅先生年登八十人謂文人例不得壽其享大年者載籍不過數人今先生旣登大耋而精明强固壽未有涯以爲希有之瑞余謂若先生者當論其慧命不當誇其世壽彼將爲千秋百世之人其視期頤猶旦暮彭祖猶殤子也而世特覆而驚之不已陋乎以耒之謭劣先生不鄙遺而弟畜之年來令子括蒼爲學博於吾郡得數問起居茲因其歸祝而以蕪詞爲獻兄如有意念弟不可獨不朽惟惠教而策厲之俾同遊者作之林不亦善夫謹書

此以附乞言之誼

宗叔雲從壽序

今天下無所謂良吏也巧宦而已矣科條教令粲然可觀簿書期會一切治辦善事上官先意承指得其歡心士民之統黠者羅而致之使爲我用過客之能爲短長者賓禮之使爲延譽權門要路主一二人焉以爲奧援無何而中外交薦遷擢聯翩何其巧也若夫悃愊無華之士殫心職業祗節奉公而名譽不彰甄錄弗及甚且沉淪坎坷救過不暇豈非直道之難行而拙鈍者難爲吏耶雖然吾儕束髮受書須見古名臣事蹟慨焉企慕一旦有民有社而掠其柄何忍以區區得失易吾初心

就使巧者百得而拙者百失猶不當以彼易此又況脂車炙轂者亦時時馬驚車敗而兩牛之鼎亦終升於淸廟故曰大巧若拙大器晚成至哉言乎吾叔雲從君自少苦身力學奮取科第文聲籍甚主者有意援入中秘而君漠然若不知者需次里中十餘年未嘗遊行干謁筮仕爲粟令値荆楚用武粟爲過師要地羽書旁午芻茭糗糧供億無虛日枕轡而寢席鞍而食獨身爲民保障者三年秩滿歸起補蜀之閬中復爲閫帥駐節處値蜀道初開禁旅往還晝夜繹騷君勞苦如粟而貧困加甚焉事甫定遷守登之寧海寧海故以饒僻聞今則時

務俗易上下疎礙有不可勝言者語云不遇盤根錯節
不見利器天殆以艱難繁苦之地歷試君而君處之不
頓不撓濟屯紓難確然行古人之事不以窮達利害變
其所守每下車輒盟於城隍神妄取一錢者有如日懸
魚飲水表裏若一苞苴請託所絕不行三歷官而家無
百金之產爲先人買地十餘年不克葬可謂廉潔矣撫
循瘡痍招集流散拯貧起瘠視民如子貸官錢以佐民
急募農師買農具以勸民耕可謂慈惠矣驕軍悍帥橫
身撐拄儲峙供帳倉猝立辦金戈鐵馬之中瑕領肆應
身不告勞民不知擾可謂材能矣然而上官未盡知紳

士未盡悅十人喜之不敵一人之怒百人譽之不抵一人之毀以故通籍三十年位不過州守考不過稱職往時同登第者內或至卿貳外或至督撫而君沈淪自如斯無他巧不足故也君曰拙之爲病久矣吾習而安焉行年已長大欲勉而爲巧勢所不能巧而得美遷大官亦所不願耒以是知君誠良有司誠能行君子也夫拙固不適於時而自古名臣良吏恆必由之史傳所載如汲黯之戇朱雲之强直楊震之淸白魯宗道之骨鯁夫獨非拙耶且亦有以拙見褒顯者如董宣之見稱强項劉寬之見美長者胡威淸畏人知而晉主知之趙抃一

琴一鶴而宋帝鑒之夫非拙之效耶拙亦何負人人哉
不能拙耳君風操如是治行如是
聖天子方加意吏治明目達聰庸詎知不垂特達之知
發美超遷驟邀異數耶庸詎知千載而下無子長孟堅
史筆傳寫其風烈赫赫如古人耶久絀者必驟伸晚發
者必豐穫吾於君有徵焉耳矣今茲季春爲君六十壽
辰親族多走東平稱壽夫不敏謹述君居官持身大節
以爲知君者宜莫如夫夫固宦途之尤拙者也

話餞宗少壽序

令天下作吏之難難於爲令矣上之責成乎下者層累節次至縣令而止下之供輸乎上者繭絲牛毛自縣令而始取於民者無藝而禁於法者甚嚴文罔密於秋荼驅令入乎其中而臧否黜陟唯大吏喜怒之所在令於此時能潔已自愛皭然不滔固爲賢矣不能剸繁理劇興利除弊於民猶無濟也即強直自遂不阿上官功易敗耳不能彌縫匡救負氣恃才動與相左僨事直辭以去於國事亦奚補哉故爲令之吏者必有胡威劉寵之清廉趙廣漢虞詡之精敏杜預陶侃之綜練陸賈

叔孫通之圓融直不疑婁師德之忍耐然後可以獲上治民勝其任而愉快嗟乎豈不難哉八閩在嶺外去中州絕遠令率苦其官而民亦多苦其令惟吾宗兄誥儀君之令長汀甚久上下稱賢無閒言其爲人也慤誠明斂內介而外和少有志聖賢之學旣從仕欲試之於民初佐光州學會學者有異攻補任長汀蓋十年於茲矣汀州去閩省千里接壤潮地瘠民寵號稱難治郡凡八縣長汀爲附郭朝夕候上官趨府上官有新令先下之長汀有意指先示之長汀胥吏竄穴爲姦民喜訐訟其黠者率能餌官府而把持之君習於吏事不用嶽

客擬案例贖吏拱手受成不得出一語訟牒盈廷多濫言勸解不得已付三老平亭之須自理者片言立決民無鈎金束矢之費恤民如子寓撫字於催科雖上檄交馳亦必權其緩急節而時歛之出入收受令典藏吏自封識官無私焉即有非時徵調猝委曲通融事集而民不困亦不窘於文法旣循良著聲譽民猾吏無所覬覦其間多革心向化於是賓禮高年優恤煢獨崇儒重士勸學興賢久之而囹圄日闕獄訟日稀盜賊日少蓋邑幾於無事矣爲令數年所更上官凡幾寬猛明闇不同君事之以誠格之以理皆能得其歡心致令有不便

者嘗力爭之爭之不得或逢其怒加以不堪机怡然順受久之而上官知其愛我也多降心從之所裨益不少即上官自相齟齬亦能多方調劑使之釋然交歡而後已惟其一意保民真心任事故不爲赫赫之名不立錚錚之槩而實惠及民厚德被物宜乎上臺信之同僚親之士大夫交口頌之下至輿夫走卒亦愛戴之無異詞也去年冬大計羣吏凡人公論謂循良必當屬長汀長汀士民亦謂令君必當首薦矣乃通國望之一人毀之竟以中止夫一時之官評亦何足重輕而直道在人有確然不可泯者爲言之曰碑與十行之薦剡所得孰多

君固不以升沉榮辱介意而年力方盛歷倅既濬循資以往亦當旦暮遷擢縣令所稱盤根錯節者既已洊然有餘異日爲監司牧伯直迎刃而解耳尚何難哉尚何難哉耒性硜鄙不妄交人向在禁林南城企泰叔由庶常授黃門賓爲前龍得申族屬之誼君則黃門之從子也而又最賢耒遊於汀備聞善政私心欽慕故敢附臆行之末今茲孟夏値君誕辰輒爲介壽之辭其言質而不誇葢汀人士之志也

更熊宗兄七十壽序

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惟家亦然名宗大族所以久存而弗替者其祖先必有滋仁厚澤爲之根柢子孫衍能溉而培之自當發昌熾而非然者本將先撥枝何賴焉今世所謂通人才士者大都淬鋒礪穎飈馳電鶩以取高官擬厚祿其光焰未嘗不震耀一時而元氣或損則繁花剝蘭君子亦無取焉惟夫端重淸恬之士處實而去華居厚而辭薄見謂遲鈍拙訥而潛滋陰益於本根者弘多保世滋大恒必由之徵諸史傳昌王族者弘儉現裕而不在僧達元長之流亢謝宗者安萬聽述

而無藉簪纓之輩槩可知矣吾浙在大江南北者多祖全孝公公居烏程之孝里傳世千餘年作與作替至司空公而大顯治河著績爲明宗臣司空之弟太史公子水部公孫比部公從孫中丞公世濟其美迄於今科第蟬聯子姓繁衍采孫族屬之末歲時過從入其閭而風尚敦厖不事紛華靡麗登其堂而長幼雍睦禮讓相先入其室而左圖右書稽先則古絕去浮誇佻巧諸世態於是知孝里家法之淳貽謀之遠其久而不衰衰而復振有以也吾更莅長兒比部之孫少有儁才文學籍甚年二十餘即登上第入翰之若威鳳雕龍而兄溫

溫抑抑不以年地矜人不以才華傲物立心常依於慈
接物常依於厚筮仕青浦令一以古道治民寬其力役
緩其征輸平刑簡訟潔己奉公民愛之若春陽慈母以
不善事上官拂衣歸里年方壯盛而恬然無出林之思
掩關却掃勸耕課讀不預人事不干有司樂道安貧四
十年如一日豈不賢哉原泉之水不溢不枯曲折紆徐
安行以入於海夏潦秋霖客水暴集奔騰浩瀚一涸而
索然無餘以兄之英聲茂實稍稍刓方爲圓何難橫翔
捷出驟致通顯而寧爲彼不爲此是固先人積累之厚
乃以科第予賢子孫而兄之清修懿行正所以栽培世

澤而引之弗替也繼自今浚培厚溉之不已延於世世孝里福澤豈有涯哉今茲壬午孟春兄年登七袠族黨姻戚群集稱觴以祝嘏之辭屬来惟兄含光韞樸與道合真精明强固不減壯盛期頤大耋有自致之理無煩頌禱謹敘兄生平梗槩以爲宗黨子弟異日遭逢或當勝於吾兄而存心制行必不可不如吾兄由兄之道壽國壽民可也而況一身一家哉

王郡丞詩序

今天下可謂治平矣薄海內外無思不服國家無有大兵大役之事四方無有寇盜水旱札瘥之處宜乎家給人足俾俾熙熙然而民力殫竭十室九空士歎於邑商愁於道焦焦然無樂生之心者無他官方不講而世無廉吏故也課吏之法何嘗不急廉人亦孰不知廉吏之當爲然而黜陟之公常不勝愛憎之私考績之常上所舉者未必皆廉所劾者未必皆貪也舉不必廉人何苦而爲廉劾不必貪人何憚而不貪如是而民病矣舉不必廉而舉之之辭必曰廉於是有術焉以緣飾其廉劾不

必貪而劫之之辭必曰貪於是有道焉以掩護其貪而民愈病矣余嘗遊行天下閒其所有一廉吏焉上官稱之寮友譽之徐而質諸通國之口未必然也又閒其所有一廉吏焉士大夫稱之輿夫走卒頌之徐而質諸窮鄉細民未必然也已矣乎將世衰道微矯廉飾潔之人已難得而眞廉實潔者其終不得見乎遂來遊閩於福郡丞王君仲于有異焉君爲人外和而內剛志堅而守定居官强直自遂聽斷一準於理無纖芥私是是非非執法如山雖大權大力莫能動搖民閒有冤久不白者困於豪强猾吏力不敵者必訴上臺求下福郡丞下福

郡丞則無非御直者然義若沽疾惡如仇見佳吏與之
不容口貪污者排斥無所假借官不過郡丞而隱然有
攬轡澄清之志異哉斯古之廉吏非今之廉吏也今天
下而欲大治則必激濁揚清賞行勸懲之法如齊威王
之烹阿大夫而封即墨漢光武之獎廉則太祖之誅貪
庶乎其有濟劉龍楊震世無其人幸有爾然不㳂如王
君者舉一風百斯其選矣於其誕辰書此以勵蓋郡人
士之所欲言也

麗雪崖壽序

天下升沉進退窮達壽夭之數莫不有命存焉而人膠膠擾擾舍其本然之有而與物競終於無所得益惟不安於命而遂爲命之所拘達人君子盡其在我而無慕乎外舉榮辱利鈍一聽之天禁絲馳慾一切不爲及其德成節立造物常爲之默移益雖能安於命而始不爲命之所囿此理非不昭著而人之恬然自守淡然無營者甚希余於是不得不服膺吾年友雪崖麗君矣君少而穎異與於鄉才名籍甚被薦入禁林改官中書舍人歷工部戶部曹郎出守建寧郡其爲史官也潛心稽古

不涉世事體素淸羸若不勝衣羣居嚚嚚若無能者賃居僻巷盡日掩關無所謂經其戶闃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者足跡未嘗及權要之門知者以爲淸恬不知者以爲簡傲遂不能久居淸班君不以寵辱介意就補舍人閑散無事益肆力爲詩文講求性命之學比遷部曹漸煩劇而君淡靜如故夙夜在公勉盡職業至涉貨利則纖毫無所沾染禁切僮僕不得與吏胥交一語亦無尺帛餽堂上官遇考核屬員人輒爲君危君閉戶嘯歌自若曰得失有命吾何能官夕策蹇歸矣然索君瘢不可得卒無以去君而公卿有識度者頗以是重君交

王太夫人壽序

睢陽王君公亟既成進士入翰林越明年春將爲其母夫人稱六袠之觴乞文以壽余惟羔羊之詩小序以爲鵲巢之功所致蓋嘗疑其說既而思之羔羊之所爲美者在乎節儉正直而節儉正直非君子之所能獨爲也士大夫服官於朝有不邉庇其家者而梱內與梱外之治恆相表裏內有交謫之聲則外有敚貧之歎內有虞碩之德則外有燕譽之休中世士夫以家道憾㦎之故而損官方毀清節者蓋亦多矣惟夫鵲巢之化行而采蘩之夫人能不失職采蘋之大夫妻能循法度能不失

職而循法度則家政修而內治肅其於節儉正直有勸相之道焉夫如是謂燕羊之美本之鵲巢也亦宜公垂之尊甫學憲公歷歷郎署典司文衡清修懿節卓卓在人耳目由今觀之豈獨公之賢亦內助之力與爲多焉惟劉太夫人仁孝賢明婦德純備飭躬持家動有矩矱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學憲公服官於朝幾二十年太夫人未嘗一至京邸獨留治家上奉尊姑下撫族姓官祖私課之出入京邸舉居之資費與夫冠婚祭饗吉凶之事皆太夫人獨身綜理肅然無聲一切治辦不以煩學憲公以故學憲公得竭節奉公益自砥飭志操嶠然

爲清白吏江右大藩學憲要職公清白自矢始終不渝其操所謂處脂膏而不潤者豫章人士至今能稱道之按部不數月輒移疾去官守恬退之節凡皆太夫人之賢有以成之也詩詠羔羊而申之以素絲絲也者所以爲組紃也素也者所以爲純白也羔羊之質信美矣非組紃無以成章非純白無以協德學憲公之德比於羔羊太夫人爲之素絲不愈美乎夫惟節儉正直之風邪人儀之而風俗美家人象之而子孫賢故孫叔敖世有寢丘之封而弟五倫楊震之後顯者數世今公垂已能自致青雲諸昆弟並嶄嶄見頭角孰非學憲公之遺敎

亦孰非太夫人所殛而貽之者哉卷阿之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蒸羊召穆公之詩也卷阿召康公之詩也考其時以溯其盛鳴鳳之吉雝將非蒸羊之遺澤乎夫歌詩以合樂燕饗之禮也說經而引伸其義學者之所有事也余於太夫人之壽不敢為世俗祝嘏之辭而推蒸羊之義自鵲巢以達卷阿為頌不既多乎王君曰善哉是可以壽吾母矣

仲姊陳孺人六十壽序

隆古之世禮教修明淑媛賢母見於傳記者班班在列世教衰而閨範替彤管所書益稀惟夫天資粹美性分矩度乃能傑出流俗而以賢聞然涵育薰陶淵源有自不可強也吾家多賢女諸姑諸姊之爲人婦者俱有令聞而吾同產姊歸陳氏者才德尤備宗黨交譽無間言斯固天質之良而模範成就則由吾母吳太孺人以身爲教實使之然吾母天下之賢母也一言一動可法可師遭遇極人世之艱辛節行備古今之貞淑舉女史所載芳規懿則萃於一身未少長慈蔭不知履戴之高深

及今老大周行天下求如吾母者不少概見若哉風範
之猶存於吾姊也吾母嘗刲股療親視從弟如同産吾
家自遭滄溪之難流離轉徙姊奉待吾母存恤弟甥殫
盡心力不以既嫁稍衰則姊之孝友如母也吾母宅心
制行一歸於厚姊遇族黨以禮待鄰里以恩片言解紛
埀手拯厄佐夫子爲善如弗及則姊之慈仁如母也吾
母早賦柏舟辛苦持門晩膺榮封仍甘布素姊尤善治
家制節謹度去華務實細大必以身先則姊之勤儉如
母也吾母濬識遠見逈出常流故能處困而亨姊亦高
朗絕人凡事規其遠者大者不與庸衆競短長久之徒

人愧服則姊之明達如丹也吾母德爲禮法終身無疚言遊色姊不矜其能不衒其長變而能藏辨而能明則姊之謙約如母也母有衆德分其一二足以爲女宗姊則具體而微矣若姊之福履則有過於吾母者三焉先君子早見背吾母形單影孑者三十餘年而姊與元一姊丈遊髮偕老無旦夕之分攜一也吾長兄中年遭變幼弟甫受室而夭吾母悲愁嘆悼淚痕時積枕席間而姊有二子王謨廷謨皆強幹開敏襲志承歡諸孫森然玉立二也吾家世清貧復更多難吾母拮据荼苦左支右吾無一日之順適而姊家粗足自給俯仰之計可無

外求未老而傳安就其子之養三也所最難得者壽耳而姊今茲年登六袠視履强健神明不衰得算之多必將大勝於吾母又可知也造物者賦命不齊意者吾母適丁其嗇吾姊適得其厚耶抑吾母豐於修而嗇於享留不盡之福以遺之姊耶吾同父之兄弟姊妹凡六人今存者惟耒與姊兩人耳兩人者年齒相亞居址相望性情相近休戚相同耒多病早衰唯願吾姊之康强壽考以引母德於勿替也抑有進焉者世無不斃之形而有不與形俱斃者曰心曰性誠能洞見本元不爲物汩則有超乎數量以爲壽者此其說具詳於金仙氏吾母

嘗究心焉妙圓博通古今亦嘗披閱梵典誠精心一志
求其旨之攸歸而豁然有契則衆善皆有歸宿而區區
人世之禍福不足言矣朿不敏敬以是爲無疆之祝